





范少伯

匿尾神龍祇見頭五洲烟水  
泛海舟陶朱去業鴻夷歸史  
草翻垣畫足羞

張留侯

明月哲從素祝子房神  
仙托蹟





善刀既斲赤松黃石在何處  
原無避虧云

閔壯穆

淳然義孝聖飛極底祀  
宜通海隅性在二帝  
天隆位  
歸洞公始願乃茲寧

郭汝陽

居室有資再造功  
清在終保身  
極修中

岳忠武

十二生牌仙  
証表雲男中



餘冬序錄國且卷之四十四

外篇第十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夫湯武之師應天順人事非得已理必無敵何有乎著龜而為不吉之疑哉唐世民以諸臣勸除建成元吉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以武王之十臣非之公謹其人而見不出此或曰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太公六韜凡文武反復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豈知道者所為

○讖緯之書多矯孔子而為之言讖書謂孔子預知秦始皇上我堂事按始皇未嘗至魯水心葉氏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人之言莊周玩聖人之言最甚者彼讖緯書誰當望其更知聖人之言哉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蓋其為人如此呂氏春秋涓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

富者死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吾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君子在位宜乎其必誅而無貫矣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闕鄭氏學猛嘗學于肅肅從猛得此書遂



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時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蓋取諸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誇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有爲云耳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注本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煇畧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本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足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原存末亂于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於何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



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  
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  
自夫子本旨固當時書也而吾又何可忽焉而莫之重  
耶論語出聖門高第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  
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記歲  
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為設事之辭論  
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  
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  
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也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  
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一卷他

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內戴禮

五詳畧者不箋春於其不教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

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語外集存之  
私塾以娛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  
之幸哉

○家語史記並載孔子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史記則  
云子羽狀貌甚惡其徵於孔子之言言同而意則反矣

後漢橋衡傳或問衡荀文若趙稚長如何衡曰文若可

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苟但有貌趙律

啖肉也夫文若面可惜吊喪必其枯瘁令人見之易為



哀耳世說荀令君一慟甚動人是也而衡傳云荀有儀容典畧曰或爲人偉美潘勗爲或碑文稱其瓌姿奇表何哉貌之美惡見於外不可掩者而記載不同如此則夫陰德隱匿城府町畦於胸懷者孰能盡測之而傳之於後世者孰謂其可盡信耶

○漢王充名其所著曰論衡充所爲取於衡者以其平也春觀充論古今事物釋同異別嫌疑博而辯矣范曄氏稱其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而後成此用心亦良苦矣然其事是非謬於聖人而輕重之間多失其實無乃於衡有未平乎衡之得平權與物相亭也充之衡無乃徒知益物於右而莫爲之權於左

者乎余於是鈞石作馬以附之衡隨充所舉之物進卻之測重輕而平是歸廢幾斯衡不詭於古之銓制而可無誤於今日雖然鈞石爲權已重亦惟其物之大且多者乃用之耳雀五燕六時有飛而易集之處吾何屑屑以較計爲哉九章算法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也

○王充論衡或謂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爲談助又云邕嘗誦之或搜求至隱處提取將去邕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此言之行識者往往以爲伯喈疵病夫邕識雖陋於述作家不在充下充之二十萬言積稔竭氣乎其不足辯疑乎其不足疑於大者槩無闡明而小者徒哢哢焉不足聽也而伯喈顧資於彼而又欲擅之



以白私邪傳言王粲嘗請邕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櫃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夫邕用心如此寧當有此事邪余少嘗不滿論衡爲書一編譏其衡決名鈞石既高失去無兼本不復追錄蓋仲士此書詞蕪見稚人所易知千鈞之弩不足爲渠發矣因附記於此

○論衡問孔無狀之甚春於尊孔錄句辯而字析之矣其曰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使當世有孔子之師則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今之儒生也又何待孔門之淺也他日稱夫子之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謂孔子之文在董仲

舒仲舒既死在周長生又曰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非庶幾之才不能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跡鴻茂參貳聖人之才者也何充之淺古人而待時人又何厚也充蓋漢儒坎壈中一蛙耳所見固宜

○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氣合人偶自生猶夫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氣合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生人於天地猶魚之於淵蟻虱之於人因氣而生積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一也充之立言如此自不







多矣文帝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為逆誅詎數上疏陳政事史掇著  
于傳其大畧云云數之云非一時所陳然痛哭者一流  
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之云該貫始末又似一疏何也疏  
止新書無蓄篇有可為流涕語等齊及銅布篇俱有可  
為長太息語而本傳弗以入無蓄錢銅布三篇保傳  
及審取舍篇事各異語俱不著長太息若階級篇所有  
長太息語自為責大臣發而傳並列一疏中孟堅於此  
豈互有去取邪朱子嘗言詎學雜而文字雄豪可喜治  
安策有不成段落處新書特是一雜記藁耳詎蓋漢初

儒者不免戰國縱橫之習其著述未嘗自擇期以垂世  
而天年蚤終傳之所掇已未盡然亂于他人者何足為  
據誼之才實通達國體言語之妙後儒良不易及此論  
篤君子所以雖或病其本根而終不能不取其莖葉也  
正德甲戌九月吉春按行洛陽往拜太傅祠因太傅書  
郡齋刻本謬甚公暇從而正之編次之意頗悉于其前  
矣或問文帝好文之上詔不大用特非運也終漢東陽  
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詎事邪史固云文帝諸法令所更  
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詎發之帝議以詎任公卿之位  
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少寔取之今觀其建自問所謂  
非愚則諛所謂猶為國有人乎亡其甚矣大匡愜而不



知怪俗吏不知大體盡斥在廷之臣既以為進言之不  
臧又以為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毋怨得乎陳  
平見遇高祖時絳侯灌嬰等咸讒平今於誼奚卹而信  
其長者無毀誼事邪假令誼不死仕孝景世處蓋錯之  
間忌與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為庸臣所害如史氏  
言誠未為不遇也著茲因復序其書

○事勢舊四卷自過秦二篇外極踏駁憂諸侯者雜向  
奴論吏民者冒夷狄甚而一篇之事上下賧絕宗首在  
數寧前時變在俗激後之類真誼書之謂劍植者讀之

使人懣然今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策就以  
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毋卒必廢此禮今學者  
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  
家為伊川禮者殊為失之

又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  
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  
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土  
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  
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  
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  
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于中者張敬夫謂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  
○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  
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  
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  
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  
塚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  
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  
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為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  
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為神主在廟而墓所藏  
弔湘賦祭惡謂是以偽事其先也今觀其集本乃無之

文應麟玉海載是書卷賦篇章數名次第與世本並同  
然則是十卷者其來已久紊亂棄遺之罪非必近時人  
也考於是既加編次為九卷而以弔湘等賦附于後賦  
見漢書楚辭者三篇見古文苑者二篇文苑所載疑非  
今文又不知是其七篇數內物否今茲會粹尚缺其二  
○賈太傅書春嘗謂其散軼多矣今之所存篇目非復

初五十八篇之舊矣隋志有賈子錄不知新書外更  
何語宋人造太平御覽時凡經採集書一千六百九  
十餘種而太傅書具三種焉鄙喭之篇又不知是太傅  
何物語也此帙鄉為脩整頗就緒顧字句舛訛處不敢



改任私臆及問諸人間竟無佳本可是正者豈春所  
過皆蔡中郎董邪近聞太史河南崔子鍾氏手較文籍  
最多太傅書與焉而春未獲見也茲割餘廩刻之冀諸  
博雅君子與子鍾聞之有以示我不使木徒災也

○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嘗曰天下書至  
此讀不可徧焉能復較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過春惟  
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賈生本誤者何  
限三豕字存猶得為後之讀者已亥形似之證古人缺  
文不欲容易輒補緝也然則子於此仍其誤以俟世如  
邢子才者思之以自過不亦可乎若謂天下書不可徧  
讀讀者不復再而遂為濟河焚舟之計誤亦何用乎較  
亦無用乎思焉爾矣噫春於此有感焉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今觀  
其著述來綴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信乎其然也荀悅  
作申鑒范史亦稱悅通見政體掇其篇首數百言見之  
其傳且謂其所為漢紀論辯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  
則仲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雖為  
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適垂盡無用之世  
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雖善之奚益悅時曹操府  
與從弟或北海孔融同侍講中禁獻替問莫能直遂融  
或前後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及也於  
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被戮無美仲豫之生



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  
死士有經世志畧孰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  
所自為處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  
或矣吳郡黃君勉之為申鑒註其真有所感如跋君注  
者之所云乎悅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  
世者太傳五十八篇春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  
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刻真江西漕臺時已云  
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註得微其本歟君有功  
仲豫多矣幸併春所疑於太傳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  
者身後之一遭也

○陶潛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

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為神號諸爾

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序賢者名也從馬

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已具載附

錄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

倫貫者者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

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為卷六史述九章

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為卷七四八目舊

自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為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

以下為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為陶

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

足中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



記于此以備考焉

○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未尚論其人

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子房孔明也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是故春重爲整比之舟中無事記憶凡聞於先輩者以附益之所謂欽厥制作而論其人之語班班乎蓋畧備矣無幾

余序爲也是故識之止此

○吳郡吳仁傑斗南爲靖節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

雜記晉賢論靖節語陳氏書錄謂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春按思悅曾季貍詩話載是虎丘寺僧治平中曾編淵明集其吳年譜張辯正并雜記今不見其書

○陶淵明四八目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曾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靖節達士亦有意身後名乎春惟古人行事見簡冊間或但言其爵與邑里而不能舉其姓或舉其姓而不及其名或舉其姓名而不詳其出處行事爲何許人者多不可勝數季札之所見張



温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  
有喙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避追失之  
孟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  
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  
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而名有  
稱不稱焉者是有命焉君子知強爲善而已矣

○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  
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是  
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爲乎有妻子種粳之請小兒  
語不相副黑雲壓城甲光向日正可發一笑耳紀事乃  
若此後人何所信耶

餘冬序錄卷四十四

餘冬序錄厲相卷之四十五

外篇第二十二

郝燕泉何益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因舉西伯而下李布諸公罪  
至罔加不能引決之事以自比而又自曰臧獲婢妾猶  
能引決况於不得已者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班孟堅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  
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春讀其所著史記稱李布可  
謂壯士至被極刑爲人奴而不死曰彼必自負其材故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史子何

志且欲  
不羞用兵  
矣於武  
侯侯  
傷

丁卯人



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  
減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  
畫無復之耳其言與書正同太史以自謂耳其志亦可  
悲矣其文采垂耀千古則有不啻償前日之辱而已者  
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贊而蘇子瞻非之謂宗元意欲  
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宗元非其人矣

○北史邢子才傳云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又云與婦  
甚踈未嘗內宿而崔陵傳載陵寵妾馮氏長且姣朝士  
邢子才等多姦之吾不知邵之內行脩謹何在其未嘗  
內宿何為者耶就陵傳論之陵家閨之穢乃爾其得罪  
文襄也以女屬陳元康以求救既得充嬖復攜馮氏之

部為馮厭盡受納狼籍被劾俱付廷尉聚麀致競竟死  
獄中如傳所載豈勝天下戮笑而亦稱其一門婚嫁皆  
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此又何為者耶史氏  
雖黃背戾之言真可令人扼腕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碁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  
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碁之妙超  
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  
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之言如  
此夫碁之為術於世事關何輕重人而能此不過匹夫  
之一戲何才足比逆黨從誅罪非一人而尚之特以胤  
之碁而乞宥焉古人寧有此例世祖之不許是也夫刑



賞治世之大法也使世祖因暴而諉法其何以示天下  
哉尚之身爲近臣不求法之平以否以諍于君而欲行  
其胸懷之私壞朝廷之法以啓人君僻好之弊罪有在  
矣胤之死也史謂時人痛惜之何時之人之盡無識也  
○梁朱雀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狹我  
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爲名對何哉蕭氏之襲  
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賞耶梁王瑩初爲武帝  
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時有猛獸入郭上意  
不悅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答曰昔后夔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史氏

亦載當時衆咸服焉可異哉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爲諉  
諛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論者  
謂爲文記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新唐書之病正在  
此然東萊先生爲諸生節唐書云字欲少而事欲多乃  
節史之繩墨何也節史法固不同也

○朱子言通鑑提綱例凡進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  
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  
之大臣不得已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按  
今綱目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未嘗用提綱例也  
考異謂此誤書謚按仁傑任周爲內史卒贈文昌右相



謚文惠睿宗時始贈司空玄宗時追封梁公今不書文  
昌右相而書司空梁公明狄之爲唐臣也反正之代有  
以易狄謚者綱目必不之書矣書司空梁文惠公狄  
仁傑卒蓋變例也

○晦菴與劉子澄書言女戒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  
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  
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  
子美兼心仲仲防亦可入元守身事亦之  
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遠下無嫉妬凡  
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自有無漏也

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  
該備只就彼來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  
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今案劉清之傳子澄未嘗  
成此書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  
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讀子厚非  
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  
槃不知端禮有書故耶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爲槃作  
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具元正史端禮則王應麟  
紀聞所載宜世有弗甚考者二書春未之見非非之語  
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得二書者當自有辯



○鄴侯家傳即泌之子繁所作而每事直書泌名不少諱心何安乎子思中庸嘗字其祖矣仲尼之言爲天下訓子思述以訓天下而公之天下後世云耳後之人何可例也繁之書曰家傳矣子若孫而名其父祖豈不悖哉宋人家王遺事先公談錄等書稱先王先公之云得之矣

○韓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事退之特設以爲譬耳然齊王之云亦有所自韓非

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中以食其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退之所撰蓋脫胎於此韓非子之所云者其足據爲實事乎齊宣王好竽或有之南郭先生之云安知其非烏有先生亡是公也大抵春秋戰國秦漢間諸子所稱引前事不經見而出好事之口類此者多矣類此而無害於紀載者正足以資談噉其害理與事者自可不信而後之不曉事者據爲實事每立議而爭論焉與癡人說夢何異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



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搢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來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東萊集無答書俞成叢說云東萊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入頭地按精騎朱子嘗非之矣東萊之所名者其亦取諸孫搢所云而效之

少游者歟而晦菴不言及少游已有此集何也此集以只爲之既無足取少游之書可知矣

○朱子編八朝名臣言行錄版刻建寧呂伯恭以書問云或傳吾文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辯也伯恭後又與汪端明書論此書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不得不爲之整頓也又與汪書云言行錄或因繙閱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



亦甚欲得討論也朱語錄云凍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  
以爲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如殺郭后等數事  
其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藁本安得  
謂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云伯恭兄弟亦來辯爲  
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從己則不能也春於  
是知呂書所以不足於朱此書者意有在矣殺郭后事  
今言行錄載孔道輔名下宋人言行之懿見諸家記述  
甚夥而又有粹編之者朱子名臣錄外趙善璘自警言等  
編各著類目可勸可戒非他雜說可比而李元綱厚德  
一錄名義尤爲切至第採掇重復事無適從乃不若善  
際冗而有序之成書也厚德錄所載如司馬凍水記聞

寇萊公在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  
所奏上怒謂王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  
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驥何上意解曰然遂不問王定國  
近錄寇忠愍知永興軍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  
服簪花走馬承受奏準有叛心真宗示執政曰寇準反  
耶范文正熟視笑曰準許大年紀尚驥耳可劄與準知  
上意解乃一事也魏泰東軒筆記范文正少嘗與一術  
者遊術者病篤告文正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  
不足付今當付子即以方與所成白金封識納文正懷  
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  
之子長乃呼而告之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孫



公談圃范文正小學於府庠有同舍生病亟囑文正曰  
吾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今以遺子因投藥一  
裹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  
封記如故乃亦一事也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  
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昆仲約度不能支喻軍  
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  
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以正法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  
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醜錢  
遺之法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范公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高郵無  
兵無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仁宗釋然從之既而富

公愠曰今方舉法而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  
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而導人  
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後富公出按河  
北還及國門不許入夜逸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王彥  
輔慶史慶曆中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  
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  
公請棄城論如法范文正公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  
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遂得減死論既退  
富公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  
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  
容矣鄭公歎服乃亦一事也既取諸彼又采諸此而先



後錯書無復義例曩揚文貞公士因觀自警編欲錄漢  
唐以下史冊內事凡類是者以爲一書而竟弗暇爲春  
於此不能無意焉少暇當成之爾姑識簡末以竣且告  
諸吾同志者

○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  
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  
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寧等盛自  
商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  
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扞案新飾令學士隸事  
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  
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梁劉峻博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

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賞  
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  
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  
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材徧畧以高之竟不用史稱  
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  
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  
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  
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  
諫乃止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帝終不  
用約之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  
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劉



顯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

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

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

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

至而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

乎邵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鉉

兒事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

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

掌而已楊萬里揮塵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

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小事各

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德欲

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

咸歎伏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陶宗

儀輟耕錄載元呂徽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得二十

事徽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徽之曰仍有其事出其書

其事出其書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服之古人如子產

者所謂博物洽聞其但用於此而已邪此而為用亦閒

費筆舌而已吾恐非古人之所貴也况欲以此矜炫重

取妬忌於世乎澄於王儉輩儉賢猶不失是士夫鐫談

於家庭微之遇其故人在平生未遇時故無不可然亦

只是閒說話往復爾何益君如梁武官長如居安好尚



之偏已不足貴忌惡相形遂至不能忘於造次心事乃爾量度又何責焉昔者曹操合字之署楊脩有人一口之答自常情論操當深喜乃反致其見疑蕭衍暨劉顯事與老瞞同蓋人性特不可知有如此魏使之言或所以善顯者有在若爲此事吾未見其足稱善人之爲國之紀也雖然今有博洽如前數人者乎以斯人而目今之編類其不滿處多矣春因近刻錦繡萬花谷集事淵海等書在案追憶前數人事牽連及之以告諸同志者○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脩前趙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禘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䟽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將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



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  
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  
跡增脩元史時諸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  
竢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  
元元統以後事實遠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璘等  
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  
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  
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  
士張宣等官趙璘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  
書蓋未有速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  
事跡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學  
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脩進二次解  
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  
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  
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  
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  
為之者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實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勅命平  
儒臣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爾實錄既



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書也律不明則上之仁  
義隱而滋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羅辜者之手足無  
措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  
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  
夫乍讀或有所不逮而况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  
公濬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易  
曉不待思索考究而有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  
容情賣法春竊感其言欲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

討論弗果就日來湏得巡按陳侍御原習所刻以資刑  
官書相示而未及為之序乃因原習所刻者廣編為恤  
刑書十二卷配脩過備荒書統名曰體民存錄錄成序  
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  
侍御貴陽所刻律集解為之躍然凡可以資刑官用法  
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睹奧者露原習之所屬自茲  
無用乎余言使立公有知於地下當為此書撫掌為斯  
民幸而九峯自序顧曰以資遐陬吏胥傳寫講讀之便  
此豈獨為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馬公為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事莫貴於  
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進言而無要猶無進也司馬公



嘗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遂  
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聞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  
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錄時指陳治要蓋有在矣侍御顧  
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總  
論一篇備典故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  
隆遠傳震且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  
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參廟猷詳及工度真爲  
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視春因得披其詳焉  
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類爲跋于後而歸之

○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爲遠其子而不  
子之答至以責善爲諱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爲  
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  
必有道矣孔孟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教者教誨爾  
子教之以義方教之忠古之制不能廢焉家之有訓非  
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牘見史集中未容驟舉而家  
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  
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爲甚悉理精而事切貞可  
貽訓於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姁姁私言專爲其子  
孫言哉傳曰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  
此柰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



閨闈之政已難稱於庭墀宗族之法每歎聞於閭里噫  
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乎訓訓何有  
乎家吾未見其教子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春嘗錄先民遺言爲一冊有笑者曰三皇五帝三代之  
事夫子刪削之餘不可攷矣史傳雜家所載出秦火  
之後何由得之而吾子欲粹而成編太康中南州橋下  
鶴語耳其可據乎余曰古人信疑皆傳吾信其可信者  
疑其可疑者無使其無傳焉耳若任一己之耳目而削  
千載之籍使後之人不知信疑之所在吾何敢哉

○幼時讀書頗曉粗處胸中今古間於筆下發之登第  
後巾笥長物不忍棄遺思非自期見識直如是也將以  
準之他日論著或有進與否耳不圖十七年來奔走南  
北患難之餘心形兩憊今年紀習習日當過中念韓退  
之所謂道德媿懼薰灼未見其可而文字間視前亦寔  
弗逮所謂聰明又可知矣北上舟中奉親有暇檢點舊  
稿有曰子元案垢者亦徃所未棄之一物因并後所得  
殘墨賸楮錯而帙之成十卷或問此瓊屑語吾子隨意  
漫題初無次序統例既謂之案垢即不在文字取列而  
今復不忍棄遺何爲曰又將以寓余媿耳夫物不新  
必日垢而案之垢必日當去案用於書室其垢惟筆墨  
之所加比飲食狼籍舍必一滌雖不同而亦不免於一  
日一滌拂也愚茲乃余字焉而重垢余楮冊安在人其



不余垢耶愚他日倘進于是所以滌拂是垢以去是媿未可知也正德己巳八月之社日何孟春書

○群方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傳之以續瓊山丘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慎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傳佛道藏書藥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為類證撫拾多矣瓊山所鈔則慎微前之所遺而後來人卓之既驗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志慎微之為其不有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感暇日記避難止小兒哭法而成其帙春於續鈔蓋亦有為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民饑道殣相藉陶學士大道九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

春茲寔致意焉又其附書四方事頗涉異然冥應靈藥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類證後名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治甲子歲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

正德庚辰春任巡

雲南等處都御史

陶學士大道九

群方續鈔方因憶諸家書中方尚有遺如宋陶學士大道九

方觀可以禦阻當蘇學士聖散子方後世可以消疫瘡者當

深慮同胞載廣既前賢美意遂併奉簡命來至實携是帙自傳所

在同胞載廣既前賢美意遂併奉簡命來至實携是帙自傳所

不問疾苦之餘又知府州外遠夷羅去處俗尚鬼而疾

常多被毒之重檢師道為福州日嘗揭石以告人云

二方次奕堅志載滄師道為福州日嘗揭石以告人云

日滋地不可不知彼時邪當職切惟政貴養民惠無小

而忽功能一命之恩私尚嫌况仁人所據前項帶來







不出三月子培病死楚與晉戰于兩棠大勝賞有功者  
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兄嘗讀故記曰  
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刳而奪之果病而死王令  
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劉向說苑楚莊王  
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培奪之王將殺之大夫  
諫曰子培自好也爭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  
培病死酆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子培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  
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兄爭而得之  
故夫死也王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二書所記一以為隨兇一以為科雉隨兇科雉不見他  
書今人亦無有能識之者

○漢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注馬肝有毒  
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  
死耳是亦謂肝有毒也必是後人遂為食馬留肝之說  
轅固傳毋字史記本作不燕丹子載太子有千里馬荆  
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  
雖然食不可不慎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  
食之公曰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以此推之千里馬肝  
毒又深矣

○寧為鷄口無為牛後口或作尸後作從非是蓋口後  
韻叶如寧為秋霜無為檻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晉蔡謨渡江見螿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言之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說見世螿小於蟹而大於蟹爾雅所謂蟹澤者也八足二螯與勸學之所言者固無以異也讀者弗察食之莫別可笑乃爾物之相類文字之不可泥若是蟹者多矣於蟹而失之不失為蟹澤世人之失固有大于失之蟹者其害豈不尤大乎而吾暇謔笑耶

○鬼舊傳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鬼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撒雌兔眼迷離然則鬼未嘗無雄也典畧曰鬼者明月之精鬼之望月固有此理

○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菴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春按沈存中筆談曾記此事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色都似鷄卵大若五斗稟舉之至輕唯空殼此即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目見大水後卵尚留寺筆談晦菴嘗稱其議論茲答門人不及焉者殆亦偶忘之耳

○張華博物志人食鷺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陶隱



居本草亦言之春嘗爲之笑曰蛟龍非潭淵不居食鷺  
之人汨游清淺何畏於龍不幸而墜潭淵自無活理誰  
見彼食鷺者獨遭餌耶蓋小說家事可笑每如此梁四  
公子記云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鷺春又爲之  
笑曰人所以不可食鷺者其以是耶曲說之相通又如  
此吾不得而知也

○朱子稱虎剛勁之物其中藥箭直去不回春聞諸獵  
者虎倅與衆遇衆陣立不動手有器物彼亦避不敢前  
然從容雅步畧無怖意一得崗陔草木蔽身即奔逸矣  
諺云大虫不破體謂此虎中箭截去衆尾其後竅所止  
處守之或日暮識之而歸至九臨死必大哮吼聲駭二

步外虎死必有所倚其首不啻遠望如坐蹲者故獵者  
嘗經日隔宿乃敢往取虎之剛勁大底天性如此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朱子以爲有  
此理春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爲人所見  
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  
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  
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氓恃所聞  
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  
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  
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  
視街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何不可之有邪



○有蝮蛇之地必生鳩鳥有治葛之地必生薤葉天地  
生物不能無毒者而必有所以制毒者焉此天地之仁  
也草木䟽冷葛有大毒以薤葉汁滴其苗當時萎死薤  
可蔬也而能制大毒如此山羊食冷葛苗即肥而大而  
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與夫蝮蛇鳩鳥之均  
毒者異矣

○列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鷓逐鳩鳩逃案下鷓去  
公子縱鳩出鷓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  
忌竟為鷓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鷓者無忌無所愛  
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鷓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  
名乃自案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鷓獨低頭不

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王充  
論衡不信以為鷓有千萬擊鳩飛去安可復得乃是捕  
者折其頭也春按後漢書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  
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  
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  
為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夫天下事入  
感應者多矣人心所患誠不至耳充也愚儒烏謂此不  
可信乎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



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窓記異貞寧縣有牽羊叫化者其羊腦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爲惡今生致此一人獨不然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俗通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即此究之世間禽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鸚鵡能言鵲亦能言然鵲非其天性也江南大養鵲以五月五日剪其舌使圓而灌以菖蒲之酒自後隔籠常教習之半年餘遂能言也五代周行逢與徐仲雅論事行逢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齊乖錯蓋即鵲事戲之耳春聞鵲能言後二三年輒死死于病死于鷲搏要無能久者豈非鑿渾沌之罰耶

○曹植記其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含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植問之可試否其言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按抱朴子書礬石一把內活魚口與無藥俱投沸膏中猛火



之上其銜藥者浮戲澆滯不死無藥者已就糜爛二公皆以此明仙家服食之效也在處有之未試而

耳必欲取於萬里外豈非譽之耶  
○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風俗通醬成於藍而鹹於藍

○物生早遲巨細時節分量一聽於天菊之香晚不美梅之先春鶯鳩之搶榆不美雲鶴之扶搏

○金光明經載香藥三十二味所謂跋耆乃菖蒲瞿盧折娜牛黃寒鼻力迦首霜莫訶婆伽麝香末擦眇羅雄黃

尸利灑合昏樹因達羅唱悉哆白及闍莫迦芎藭苦彌拘杞根室利薛瑟得迦松脂咄者桂皮自萃哆香附子

惡揭嚕沉香梅檀娜栴檀多揭羅零陵香索羅者丁子

茶矩麼鬱金揭羅婆娑律膏柰刺柁菴香鳩路戰娜

黃蘇泣迷羅細豆蔻苦彌哆甘松鉢怛羅藿香喞尸羅

茅根香薩利殺跋芥子葉婆你馬片那伽鷄薩羅龍華

須薩折羅婆白膠矩琵琶乃青木也春使陝西邢御史

勸余食枸杞子粥劉都御史嘗採以惠余比事竣乃以

并餘惠公差陳進士有胡進士者博洽士也謁余苦彌

乞少許余曰無之胡笑某乞公適惠陳物耳余曰苦彌

佛書謂枸杞根非謂子也杞根本草名地骨皮吾無地

骨皮何以乞子雖然此亦余所偶記不爾此即配鹽幽

菽之問漸在春矣茲書之亦可以自警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見廣志凡木似豫章人之難辨有甚於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絕望之於異日其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塲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殖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䟽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為亟成者乎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鷄骨香其根為黃熟香其榦為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鷄舌香此如善人之族

所造者善人也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脩者為天雄兩岐者為烏喙岐八角老者為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而性皆毒此如惡人之族所見皆惡人也

○栽植經言木有病醋心者然則木性作酸其有謂乎○潁陽之楠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枯者或載榮者先煖木之精液遞有所感而地之氣候專有所在也是故草不能兩勝物不容並美魏諸州記牂牁之都安縣有交槿樹兩相對更互枯牙不俱盛故曰交讓宋人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魏花與魏迭為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意者花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或不並立歟此有造化存焉吾奚



○唐天寶中玄宗謂近臣言江南之橘江北為枳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其子樹數株至秋結實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於是中書門下奏以為瑞焉春按此亦天津社鵠地氣自南而北之驗所以應末年之亂者也惜當時臣寮不足以知之周禮考工記鸛鵠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為枳地氣然也晏子亦云橘生於淮北為枳水土異也列子亦云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花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菊獨曰黃故曰黃花人知其為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

有之果及熟必變色青而黃或紅而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為橄欖也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為體堅矣而不能有所制亦理之自然耳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碓鍛金銀百十年不毀以推皂角則一夕破碎鞭撻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

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獸土人山居易釜多為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推擊



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入得之許作佛牙佛骨以誣埋於然春未聞畢竟何物可制之也

○舊傳張諤有記事珠珠緋色事之忘者玩珠則復能記國初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熒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窯燒造供上磁器其始搏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窯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為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窯變蓋數十窯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監窯官見則必毀之窯變實珍奇而不敢以進

御以非可歲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

無疵瑕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道也物亦奚用

珍奇為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毀之蓋

小者藏去鬻諸富室空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英華

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大者上之不得用於宗

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瑣

者以供富室私翫矣以變為哉願質于司甄陶者其

亦愛惜是物否乎嗚呼是世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時少物物

無宿報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

太祖取入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子孫中



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多有是理此物亦人  
間談云巴東下巖院主...  
佛前...  
金銀...  
中取...  
自守...  
果有...  
○透...  
夫宋...  
中州...  
元吾...  
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  
於影中一一

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假如鏡皆鑄作盤  
龍亦於鏡面竅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  
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  
濁分明暗也吾自云親見人有碎此鏡者如其言云歐  
陽公記呂文穆公為相時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  
欲因第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人安用照二百  
里二公相去時不甚遠其事所載必真當時必真有此  
物又不知何以能照二百里也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  
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無碍元遺山  
集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此  
又最奇怪者鑄造之器與天產異其理誠有不可臆推



者矣

○象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故曰斧衣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切而踐祚周公相之故抱負斧衣也王應麟曰有尸當盛時褒賞功德或載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象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

○古今異宜尚矣用器可以宜於今而禮器不可以不

今於古禮器而變古非禮也簠簋也大尊也古陶器也

至宋而易以金山著犧象壺之為尊爵觚觶角散之為

飲器梓器也而亦范金為之其原蓋兆於宋一二僻儒

之口而其流遂成於宋季亡尸姦諛之手陶梓悉變而

為金當時識者謂中國將為金之識也馴至元而公廟

私家之禮一變其謬竟無人非之者且赤金之臭而盛

飯盛酒不流於古不合也於今亦不宜變古失禮此吳

臨川之所深慨者而今日知古之士夫猶循而行之不

盡變也何居春又按宋劉敞從壽湯之鎮於州下立學

器辨二口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以祭宗廟象形而辨

其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鐘釜者凡曰萬曰匝曰獻用



也

○韓退之毛穎傳曰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戍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索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按中華古今述自古書契以來便應有筆蒙恬作秦筆爾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以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為兔毫竹管等也然則韓文之所託若口如何 餘冬序錄卷四十六

冬序錄卷之四十七

外篇第二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蠶與馬同氣蠶為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禮焉質禁原蠶者為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俗以蠶塗傳馬口即不能齧草蓋其氣類白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為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有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有馬頭娘之



說見於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之所云者何其

妄也中華古今注蠶為天駟星化何云女思答曰太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女思父戰謂

馬曰爾若迎我父則嫁汝馬因逃去父乘馬歸馬見女

之皮吞女出於大樹問女化蠶績絲於樹而成大重今世人謂蠶為女兒蓋古之遺語也搜神記同乘異集今

把蠶仲為馬明善薩又曰馬頭娘為此

○張平子東京賦却走謂以糞車何惜驥裏與飛兔辭

綜注引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糞

農田然今言糞車者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朱

子語錄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

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錄者謂

今老子書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蓋不知東京賦

有此句也車字竊疑是田字誤薛解糞車不通

○暇日記竇子野曰漢書趙過始為牛耕前世皆是人

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能改齋

漫錄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

謂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按古者服牛乘馬

馬以駕車不言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

車千乘騎萬疋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時

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雲南邊夷貨多用貝占老相傳以為製俗則然按漢

蓋鐵論貨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然



則用貝蓋起自夏后氏其用在錢布之前矣

○秦開阡陌朱子訓開除也蓋井田方有阡陌開阡陌即廢井田事春按史記一處明云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所謂決裂於除之義蓋昭昭矣

○後漢循吏傳注春秋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滯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注多謂溺器也按呂氏春秋云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則是謂酒器也

○男子跪用護膝冬寒亦用護膝驛馬遠行用護膝若膝褲縛膝下褲脚上今日婦女下體之飾朱子語錄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帶匕首矣豈當時男子亦或著膝褲邪抑褲兩脚曰膝褲邪

○諸葛公八陣圖風雲龍虎之名錄書有之左傳諸丘之戰鄭翻讀為鶴其御願為鶴也之為陣名可以推其餘矣

○管子書言宰相大官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而引古語云大匠不斷注者曰大匠但規模而已不復自斷劑也柳子厚韓人傳固非此為之然通篇言舉不出此四字

○淮南子墨子無憂無慮文孔者不暇煖



墨突不得點出此

○金石之聲金宏於石而石遠於金漢書子鐘之與磬也遠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

○笛馬融賦云近世雙笛從羗起而漢書通以為漢武

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羗人西京漢書無祖初入或

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書賦不始

於武帝時丘仲也李郭嘗辯之而史漢書引史記云黃

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

世矣周禮笙師掌教歛竽笙塤簫箛篪逐管以教械樂

杜子春謂遂讀為滌六孔蓋即笛之古字也經史可證

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為說紛紛可勝歎哉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

哭滅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園棊之事皆無本源

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鷟

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

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鷟乘槎毛寶放龜為言

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漢顏驕老郎署事後人多誤作馮唐用左太冲詩又

人承白首不見招後霍去病天幸事誤作衛青用王維詩

人承其誤云云王明君彈琵琶事彈琵琶本送王明君

之人今人誤傳作明君自彈石崇明君詞昔公主嫁烏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也亦爾則知彈琵琶乃從打之

人非嫁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怒容自



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誤矣

○揖相傳曰唱喏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默然於叅會間也唱喏者引氣之聲也宋人記虜庭事實云虜揖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為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衆所嗤笑契丹之人手於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以為恠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喏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與皂排衙獨引聲稱揖豈非唱喏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

○淮南子翟璜曰舉大木者前和邪許後必應此舉重勸之歌也今人上梁文中以柁兒郎備即邪許類也

○俚語以不可為不中請參新通錄引杜預注左傳無

此為役曰不中為之役使謂不中是晉已有此語不知漢高祖與太子手勑內已有不中立之語矣陶宗儀輟耕錄云漢老婢奴材亦有出處王敦罵兄舍老婢郭子儀自云請子皆奴材也不知晉載記劉元海謂成都王穎曰穎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田崧曰賊氏奴材欲說非分奴材之語久矣今人說圓夢元周密視聽鈔以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為證不知唐李德裕次舊聞已有之安祿山之叛黃幡綽陷在賊中及收復有言幡綽與逆賊圓夢必知其不可也圓夢字見此又秦再思紀異錄長安興義寺有圓夢堂寺乃神素賜禪師智滿常住者滿以圓夢獲驗而堂以得名圓



夢之語蓋唐以前已然物求其祖事紀其原考見甚難  
晚言語間而欲得其所自之始非至博洽者誰能爾乎  
春故聊辯一二以自覈云

○四皓名載史記其序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諸家讀綺里季夏一人黃公一人高士傳作東園公  
夏黃公綺里季用里先生又以夏字屬黃公按陳留志  
亦然志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  
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鄆人秦時與東園  
公綺里季夏用里先生隱于南山然則黃公其鄆人耶  
志又云鄆之大隱山有黃墓者公所塋地然則公既出  
而歸而歿其故鄉耶四皓隱商山故記類言之商山在

關中豈避秦地哉黃公使誠鄆人欲避秦決無反近秦  
理今商山下有四皓墓真偽不可知而况鄆之所謂大  
隱者乎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  
匿山中云云學辨估畢載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  
為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云皇甫謐  
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商山田山作歌云  
按史記但云上有不能致者於是曰后令呂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亡口匿何山及迎之於  
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所記未足據也史稱天下有四人  
則彼四人不宜皆在一處先輩論洪武建置酒時太子所  
從四人皆假衣冠耳嗟乎四皓其生真偽且不可知其  
死塋地將誰與詰之春昔經商山有詩云不識安劉幾



日歸商山四墓死相依史中出處猶真偽地下形骸果是非謂此

○二十八將後漢書列傳起鄧禹以馬武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亦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為佐命亦名志能之士也故以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正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工霸任光李忠萬略邳彤劉植臧宮劉隆與傳序多不同陶淵明四八目終以堅鐔中間又多有不合處不知顯宗所圖畫於南宮臺者本第竟誰是也若夫通鑑綱目等書所載鄧禹馬成吳漢王良次序

則是錯看漢書馬成傳後上下排行而參錯書之其誤明矣

○嵇康養生論齒居晉而黃五臣不能解吾子行謂觀醫說方得其旨云晉地多棗人嘗置之懷袖中若粵人之嗽檳榔則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宋人談苑載徐錯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及釘之望斯窮不知及釘事後見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及珍奇權鳴鏑釘鹿蠡以為商隱雕篆如此藝苑雖黃云南史陳本紀云扶酋震懾遽請及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春按南史請及釘之云商隱之



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畧王凌陰謀廢立事覺用  
馬宣王討凌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  
觀大傳意太傳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  
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爲仄仄與釘皆  
闕種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凌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  
者何以請以望爲哉

○丁梅芝田錄序有學慚鼠獄智乏鷄碑之句鼠獄人  
皆知非湯故事至鷄碑宋人引宣室志云元和初裴晉  
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鷄未肥酒未熟  
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去肉爲已酒未熟無水也去  
水爲酉破賊在已酉後果平蔡是日入城以爲鷄碑用

此春謂非也此用戴安道事耳晉書戴逵物類時以鷄  
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時人莫不驚歎丁晦蓋用此鼠獄與鷄碑晉幼年慧解  
事故以作對爾

○鳳毛有兩出處謝超宗故事後人文字中多用之而  
及王邵者鮮超宗邵皆晉人也

○朱子嘗言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杜爲渠作  
墓誌今通鑑所載維州事有些好底皆是春記丁用晦  
芝田錄云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常微服逸  
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格遺召公以  
縱逸爲戒因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之



蓋為是感之耳

○五寶在唐則左拾遺叔向子國子祭酒常司業牟容管經畧群婺州刺史庠武昌節度使輩在宋則諫議大夫禹鈞子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儼起居郎侃叅知政事俱補闕僖今但知燕山事耳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滿門桃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首意殊不類春觀劉向說范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

行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朝廷錫宴秦漢而下紀載非一徹俎收餞禮制有之陳徐孝克為國子祭酒孝克每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官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宴罷



見百官與衛王拜舞遺下果食之物上恠之咸曰歸獻  
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大宴官文武給食兩分  
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  
則後世怕裹餘食之例豈始此歟漢晉間君臣宴享未  
必無徹歸事別給兩分與果子則是唐宣朝異數耳當  
竢再攷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環為相以食貴百

姓不足唐人小說又以爲士子初登科及在官遷除朋

寮慰賀皆盛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常嗣立入三品趙

復舊官中宗嘗令其事皆有証不詳孰是燒尾之義或

謂虎化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

余謂天子自  
會燒尾宴  
若元相格  
胡椒

龍門化龍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猶人之初

蒙除授必樂飲客乃能成其榮或又謂新羊入群乃

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

貞觀中太宗問宋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爲對夫一宴樂

事區區耳記載不同如此一宴之名何關大體自唐而

爲說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錄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

焉而况非此類者聖經古史墜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

袖鑿郢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世乎

○公私雇役錢曰脚錢其名自唐有之唐書德宗以官

者爲官市使抑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朝野

僉載李審請祿米送至宅母問車脚錢幾何是也



○宋王元之待漏院記此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  
煌煌火城火城見李肇國史補云每元日冬至大朝會  
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  
城宰相火城王則衆皆滅燭避之是也而朱彥可談云  
朝士四鼓至於門外候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  
城宰相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  
馬皆有位次在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  
所言火城與肇異或謂肇所言唐故事或所言宋故事  
也按院記明云相君啓行煌煌火城此火城非當時宰  
相之導從乎可談誤矣春近又見雜書一處引國史補  
狀百官齊備列燭至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  
狀至火城皆列燭至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

○松漠記聞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  
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  
蒙古錄韃靼初國無庚甲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人有  
問其歲則曰幾草矣每見月圓以爲一月每見草青遲  
遲方知是月有閏也又曰韃靼記其年春秋則曰草生  
草枯記其月朔望則曰月滿月缺按古三墳伏羲氏皇  
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  
我心則是太古未造曆前亦以草爲記也唐西域記月  
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則是彼不通中  
國正朔亦以月爲記也三墳伏羲氏木王月命臣潛龍  
氏作甲曆皇策辭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



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後二十二易草木吳英氏進曆於君所謂草生月與木玉月記其歲之春也所謂一易草木二十二易草木記其歲數也猶今遠夷正朔所不及處也

餘冬序錄卷四十七

餘冬序錄塞陽卷之四十八

外篇第二十三

柳燕集何春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古人姓名有未載之正史本傳或關馬弗彰而雜

出於書疏記注家者蒼頡姓候剛氏見古家注許由字仲

武子臯陶字庭堅姓孤竹君姓墨名台子伯

夷名允一名元字公倍齊名智字公達表齊謚也論

中子名伯達伯彭祖姓篋名鏗論語姓

子名餘齊管叔名度史記易牙名巫字易牙

馮遂蒙之弟名鴻陽朱之弟名布楚任接與

陸名通伯樂姓名陽字伯樂伯樂也



未暉東漢  
白皓何涉

子產一名美懷五年孟軻字子與注

周字子休注孫教名饒字叔教注然注姓辛氏注

字子文或曰研或曰計倪注杜康字仲寧注鬼

谷子姓王名訓注陳仲子字子終注高士注向祖父

太公名崇或曰熅字執嘉後漢書高祖注元仲名

喜曹安字敬伯申公名培並史記項伯名纏字伯注書叔

孫通名何注四皓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注綺里季

姓朱名暉字文季用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並皇

仲靈關三老姓名孤名茂注楊王孫名貴西京伏生

名勝字子賤西漢文翁名黨字仲翁歷代小揚

推所稱亭士元者名弘蜀秦鄭子貞名樸嚴君平名

導漢書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施延字君

子後漢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聖賢家或曰姓

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龍魚衛夫人名鏢字茂漪翰

志佛圖澄姓濕氏後趙石勒邢州碑云佛圖澄者大

所以言濕者思潤也道安姓帛氏高僧傳釋家出

遂以釋為姓佛圖帛氏稱釋自道安始也佛是皆史傳之

所不載者也然如此類未及考錄者多矣

○月中斫桂人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

名剛字質也甯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甯戌則知名戚



字戊也

○曾參字子與參吾衍謂當讀參乘字不音疏簪切言於字子游於旌旗之游也見說文舜生諸馮及馮婦之馮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本草爾雅言味酢皆醋字今酒醋乃酬酢字誅殊擣擣士土等字今人亦皆差謬秦篆如有一介臣大學作个臣明堂左个右个之个作介為是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乃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也淮南子宋景瑩感徙三舍當如史記作三度亦傳寫謬子夏讀晉史書三豕渡河子夏曰此已亥也左傳行李之李本作岑其文使字漢書廉察之廉本作規有規視之義音同廉比

作寫之誤韓文李愿盤谷序王仲至本盤之土土為下宵而深深為空黃庭堅詩椰榆作由音押東坡次韻毛滂芋火對懶殘懶字作蘭字讀俗只為用蘭字

○汲冢書汲縣耕人於古塚中得之耕人姓不不字呼作慮其名淮出春秋

○金大定中改葬兩燕王墓其東墓之樞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葬蓋古樞字通用也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屢字故疑福為別名也

○春渚紀聞宋張有以小篆名世嘗言心字於篆文只

大定何崇  
用古字可  
疑



是一箇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画一坎卦耳蓋坎為水字見古鍾鼎多如此者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

古文本卦字據借為西此

味此而鄭玄以卯為韓愈譏王羲之俗書趣姿媚古為篆為隸今又變為楷世俗書耳而王於此見字學自是難事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幾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卅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連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秦殺始皇

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為是亦是意也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黃帝之臣蒼頡更數十年而周之臣籀損益之名為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益之名為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逮今十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畧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字文周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隄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濕有曰沙臘有曰敏膽有曰侯利籊其別有七於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



既云通行  
天合今也  
德

為喉牙舌齒唇半齒半唇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  
多由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  
之言與中國異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  
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  
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  
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  
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傳而耳聽  
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字為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  
者與於唇頤史籀斯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

○朱子言性情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  
青張子說心統性情心兼體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

心之用又曰志由心意都屬情情字較大心之所之謂之  
志日之所之謂之省志字從之從心省字從之從日如  
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

○揚慈湖為樂平有訓學文云按學古字為孝孝即今  
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以孝為孝音又為  
孝音者于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  
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  
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  
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



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唐人詩中字音有以十讀

遇詩年感相讀如巫如恰似春風相欺得如何勝讀如

升道見人忘却恐端頭如共恐晚來幽獨必切司讀如四如四

緋軍司琵琶讀如匹匹琵琶聲等句似請讀如青請讀如青請樓鑰將士

請衣亡去貧請妨讀如放寬袖等句番讀如汎如會須

等竹數讀如族數如作讀如做如方橋過此辰等

喜讀如戲如空讀如控如盡讀如儘如

所用長讀如仗如匹讀如警如警讀如磬如

如畫君祐下匹讀如警如警讀如磬如警讀如磬如

等挑讀如窈如山如讀如奔如怨讀如

如窈如山如讀如奔如怨讀如

如醉依老枕如帆讀如汎如汎讀如闐如天讀如歪如

也讀如歪如天讀如歪如

讀作人道最夫和夫如旋作去聲如荒蒼鬼如

我並上聲如野道何莊如嶽如此類不如此如

頃則不可協律矣是在人所用爾此一段甚奇如

○左傳執冰之水本作棚棚通作水不羨之羨音郎如



陳蔡不羹地名被羹之字皆音郎魯頌漢書五領之

領與嶺同南有五領之戌鄭侯之鄭一作才何反音贊本

今亳州鄭縣乃音才何反班固犀兕之兕音皮文帝遺

金犀昆注帶鈞也今漆刻器四蹄林之蹄音帝蹄者統

唯復下復扶目反謂復如舊也張空拳之拳與蔡同

權反又音眷揚雅有伴拳愁憂也今後漢書滌陽搽之搽音七鑿反徐勣云二舉案齊眉之

案乃古盃字謂舉盃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文選薑

芥之薑音帶刺敷金錯刀之錯讀為蹉北人讀作去聲

實一唐書慮囚之慮當為錄錄者錄徒笮箸之箸音從平聲

見元結傳今韻列子程生馬之程音謹也秦人謂豹曰

係黑本以

杏形魏莫京

內則注魄莫物不堅實之稱內則去其數述及肉之

漢鼓音六五者薰字音柔北人呼為香芹南人呼宋三

館書曰有味漱書味以陸反沈存中詩談載養鷹韻書

鷓鴣之鷓在二十二覃韻今人誤作鷓鴣在二十三狎

韻乃鴨字見丁度

○萬葉之乘當作去聲傳玄亦作平聲用漢高祖書

受命龍興超從寧馨之寧本去聲劉夢得亦作平聲用日赫赫皇漢

贈日本僧智藏詩為送中華蘭若之若本上聲詩白樂天

字押爾上官儀亦作入聲用酬薛舍人講年官寓直東

者及爾上官儀亦作入聲用望安仁省西隄子雲閣長

聲用高宗諒慨慷之慷本上聲曹憲德亦作平聲用歌



○樂府有欵乃曲誰能歌欵乃感人情欵音楔乃音靄  
柳子厚漁翁詩欵乃一聲山水綠一作暖迺劉言史瀟  
湘詩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

○尚書顛儕儕去聲禮記綸綽綽即緋字左傳葛爾葛  
祖外反列子墨呆眠姪墨音眉呆音癡眠音緬姪音漢  
莊子逕庭敕定反膠擾膠音攪運量量去聲隱几隱  
去聲漢書枝梧梧音悟魁梧梧音語隄度隄音遙摧醅  
酤一護反音入嘗摘箋以告讀者矣

○字有四聲古多轉借如益之為騎契之為尚阜之為  
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

文者陶之為繇垂之為佛絲之為鮫魁之為偃紂之為  
受罔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

○龍可作寵用龍既見君子為陳可作陣用論語陳

是也類車亦可作陣用車義之小學類景可作影用禮

是也景理可作里用左傳昭公行理之命釋耐可作能耐

漢碑柔遠而通而即是可作視用荀子是其庭可視可

作示用漢書視其也氏可作是用漢志如至玄孫飛可作

非用漢碑飛陶唐其泰可作太用漢碑有泰夫人前漢

類後漢書范畢避家諱又書而可作如用漢書周亞夫

可作巡用漢書平當乘可作柄用漢書周亞夫牙可

作衙用旗後牙者旗也太守出門則有門旗准亦可







好邪有其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鼠璞俗字皆有所出予嘗得數字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闕而不通即今絳閔字禮儀志有懷懷歌即今之懷懷字衛坦說字勢曰或黠黠黠狀似連珠即今之黠黠字王沈釋時論曰鼻齟齬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磔勞曹即今之齟齬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其俗何邪劉貢父詩話今人呼秃尾為厥尾表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未厥對世語虛偽為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稱也世語優人為河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甚盛詆謂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

時燕兵行役記中語也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為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為府幕其人愚戇有所聞見他人已獸熟而巴甫為新奇道之故今稱瓚為獸熟爾朱文公謂古之方言俗語載書傳中而今之注解家至有繆不通者春觀於此其弗信矣夫

○吾子行謂宋儒不識顧眇字眇音皆讀為美目眇之眇又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盼盼然之眇音又不識此盼字而讀為盼今詳之耳從丐者音酒从分者音攀去聲从分者音異春按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俛讀作眇者非







或云辰氣爲然嗟音雖俗云萬喙聲也事相避迨俗  
謂之豆湊豆之義不可曉按吳越風俗除日鄰人互擊  
炒豆相逆僉擗而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投去聲蓋  
此語所出也

○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靈音淳尚音迄雲音能舞音躡鉅音

昱音舉寇音夜焚音佛八字唐武后亦命鳳閣侍郎宗秦客改

造十二字行之制以璽音照字爲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

漢劉巖亦制龔音儼字爲名取飛龍在天之義不度之人

在民上喜於妄意制作如此魏江式傳今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談辯之士加以意說慙惑

於時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讒神蟲爲蠶如

斯甚衆又顏氏家訓北朝書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輒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

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此俗字

之所始也江顏二子其致感於車同軌書同文之世乎

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千千萬

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

人一人六吉爲君然嘗攷之但有聖聖志至四字合証

作鍾君作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土俗書

者長爲疑不爲齋闈爲穩奎亦爲穩仙音嬾小兒也天

音勒人瘦弱也歪音轉人亡絕也不行音臘人不能舉足

而妖音大夫女及姊也歪音礪山石之巖窞也門音撮



橫關也。余音言人在水上也。交音魅言沒入水下也。和音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起音翳言多髭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今不悉具字義。雖其音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牒彼歌誣。隨人動口。半藉賴之事。春行天下。已強半矣。所見者此爾。

餘冬序錄卷四十八

餘冬序錄終章卷之四十九

外篇第二十四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 仲方編輯

至尊官家之稱皆昔人以稱君上者。魏晉六朝間稱君多。但曰官稱其所私事亦多。曰官稱父曰尊稱伯叔季父及其所私事亦多。曰尊一字為稱。唐宋間無聞矣。○今人稱謂例公為尊而君次之。古殊不爾。東西周天子之正系也。戰國時稱周君田文齊公子耳。稱薛公豈必公之尊于君哉。

○夫人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充論衡有曰人身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姬為丈人也。



○范畢臨誅其妻謂畢母曰罪人阿家莫念孫棘以弟  
薩赴獄棘妻寄語大家以小郎屬君齊文宣帝兄女樂  
安公主嫁崔達擊公主曰阿家憎兒陸媪於胡太后前  
稱昭儀言大家行多非法婦謂姑為阿家或為大家六  
朝間言例如此家與姑同音漢曹昭已有大家之稱蓋  
尊之如毋姑云耳齊郎邪王儼謂太后曰有緣更見家  
家斛律光請後主至千秋使人出曰大家來則毋氏與  
君主皆可同稱也

○唐宋間人呼謂有先輩之稱或曰此互相推敬爾然  
不聞施之同朝同官同年而所稱皆未任官職未登科  
第之士觀歐蘇書札可見李方叔東坡門人坡書稱方

叔為先輩按此多誤言王澹知舉日司空圖畫四人登  
科王謂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為司空先輩一人  
而色則是所謂先輩者實後輩士也唐王福時雜錄文  
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精達非董薛程仇  
也此然則是稱隋唐初蓋已如此

古人謂使為信黃伯思法帖刊誤炎報帖故遣信還  
少帖信遂不取答真誥云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  
州信去倚侍陶隱居帖明且信還虞永興帖事已信  
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而今之流俗遂以遺書  
物為信故謂之書信手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  
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家塾者因遂拈出為兒輩言之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畫而陳醉瓶所為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

○人能飲不能飲有大小戶之稱唐宋酒令詩話言之多矣今人殆相循而云爾或問此稱定起何時吳志孫皓每饗宴人以七升為限小戶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是三國以前事魏藥者已有此品目也

○三國曹操呼孫策為獍兒關羽為孫權使為貉子唐代宗以字名賀知章子蓋戲其為瓜子也瓜借音為獠今人以獠俗譯名初稱謂為謹同此

食非為  
瓜以爪  
聲

俗稱驢作衛子言衛多驢也亦有出處見釋常談呼獼猴作山兒亦有出處見傳燈錄

○俗以牝畜為草於雌雞鴉鴨亦有草雞草鴉鴨之稱義殊不通然亦相傳有自晉郭謂魏杜畿課民畜犗牛草馬宋絲曰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為草畫記吳道子學書於張顛即長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於草然數字之名其



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畫而道子豈不能書者哉彼誠知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也噫數子可謂自知而能讓能各就其所長而不隨人後者矣世固有勞勞終身無寸長以自見而忽焉隨草木以腐者問其業雖在墨畫之上吾亦羞之因書以自警焉

○魏鍾繇問蔡邕筆法於常誕誕惜不與乃自槌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焉離吳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對問若神闕澤諸人祈之不肯傳孫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也後世聞之者求之不得乃祿問其女及發達

所得法術絕焉韻于時季漢譙周歛古篤學研精六

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從學天文者

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蜀志斯言不亦善乎

後魏高允雖明於曆數物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權會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彼鍾繇輩拳拳誕與達何爲誕與達恪守一藝死遺暴骸之禍愚益甚矣

○老杜詩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題王



宰山水圖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贊  
迫王宰始肯留真跡黃山谷嘗與人論文舉及吳生擅  
場之句謂古人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  
場爾他日因人乞書又舉王宰真跡句謂收書者亦欲  
精耳貪多不擇自是一病此卷此畫跋中宋元與國初  
人名氏斑斑錯出諸人中誰為壇場者乎其人吾不得  
而質也其一皆真跡乎蘊真博雅好古精鑒圖繪工  
翰墨自云得此具有源委其所取有在恨春不能與之  
賞其妙也因憶少陵山谷語為識其後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  
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是以為奇矣公侵齊

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  
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  
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古今權量不同不知變自何世北史載後魏高祖嘗  
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其法依漢志為之是知漢律曆  
志所載積黍之制魏晉則已變矣至拓跋而有長重  
之議然當時改用無幾亦不復行觀張普惠疏中所論  
可知此由在位好利者務求奇贏故耳古升十六寸三  
分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  
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兩錢準之重如其文也古  
權四十斤者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



耳宋劉仲原得漢銅斛以其刻文校今權量知之然則漢晉間所言權量輕重多少之數俱可準此而推侯鯖錄云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也春謂隋蓋合古三兩爲一兩亦不過今之一兩有奇耳故曰一大兩德麟誤矣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蓋是大畧如此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鐘磬箏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大長長則聲緩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實而聲過清鐘大圓圓則聲清而播故

不協律尺又以積筭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上一生之法不費積筭律呂備矣

○律尺大小如律曆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編之其外圍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合例編之則兩旁長短若樂圖所画仍以添爲底即成律呂四清律力寸外四管之半截也

○孔子畫息而鼓琴聞于魯外聞之以爲善守曰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



之曲則欲心之所為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為施也夫  
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獨見  
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鼠曰汝二人者孰讀諸曹子  
以問于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郡  
人者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  
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  
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  
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恐螳  
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  
驚之矣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呼意存於中而音形  
外無微而不著也

○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  
之皆懷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  
思向曉復吹鼓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鳩鵲賈胡數百  
欲害之疇夜吹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  
群胡皆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其事絕類狼心不可  
以言論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  
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也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  
人乎哉人情物具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何遜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  
寐不醒者不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  
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託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



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何為者  
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  
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  
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  
夢歷異境參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夢乃  
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  
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  
食際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  
隆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  
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擾勢  
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復

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  
間蓋幾夢焉夢而竟其始末不自以為為夢而亟醒者一  
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幾日無不驗  
也何子晝而歎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  
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  
以不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大夢譬處世吾晝不知處世  
之為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非吾之疾乎  
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其知夢也知夢則不惑  
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  
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  
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

真朽函  
陳漆園  
丁卯人  
日後



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中醒。其別幾  
何不感於夢。而感於醒。是感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  
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